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山琨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十

文苑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白野先生殷公行狀　余孟麟

萬厯辛巳五月南京禮部右侍郎白野先生殷公卒于家二子將走闕下乞卹典且謁大宗伯華亭陸公為銘

以余小子謁告歸屬之布狀昔先大人與公同舉于鄉即余小子辱世講後無能為役其曷敢辭公諱邁字時訓號秋溟一號白野鄉人故多公厚德稱白野先生世為南京留守衛人曽祖福祖晃並隱父俸以公貴封承德郎吏部主事蓋殷氏自承德公始昌大云承德公娶于錢而生公少穎敏端靖七歲而母見背育于外祖母翁氏始受書輙成誦始工屬文輙有志聖賢之學十七就試輙起民間首諸生籍二十登鄉薦公以少失怙居

恒茹哀所以刻勵尤劇乃時時寢疾其後多稱病者以此三對策不利已肆業南雍與江西單君山何游聞陽明先生學已又從少司成南野歐陽公講論理道有當于心以為非静無以成學遂屏居山寺鍵關黙養其所悟領爲多年三十而舉嘉靖辛丑進士尋歸省癸卯赴部授户部山東司主事甲辰以病乞南改吏部驗封司主事是年八月廟恩詔至晉父如其官母錢贈安人繼母張封安人丙午上三年績書冡宰西磐張公稱其踐

復端雅經畫精詳尋進文選司郎中丁外艱服滿復除前官雖委蛇省闥而不耐交際苛禮以故每勞必病遞病遞已癸丑上六年績書進江西左參議明年甲寅總部來南京引疾咨司乞休未允又明年乙卯復之任提調江西鄉試事中丞午山程公御史初泉吳公交薦之共云儀觀雅秩德器靜深雖恬淡踈于應時而孤貞可以勵俗識者韙之丙辰進貴州提學副使中途感疾遂慨然歸中丞玉華高公以公學行優邃宜訓迪多士促

其赴任而公竟草疏上之既得請乃却掃衡門一切世
好如洗自題齋壁云浮生歲晏是元城斷欲之年虛館
雲閒正叔寶閑關之地時年僅四十有七耳丙寅御史
吉菴王公疏薦明年丁卯隆慶開元御史栗菴宋公又
疏薦吏部為開讀事題准起用改除浙江提學副使方
抵省疾作移檄乞休中丞玉泉趙公御史仁菴王公並
勉留之公下車廣厲諸生務操功令時有選貢事例公
宣言曰貢士於朝而不先德行胡以令作人也直指使

者報如議而是歲升黜稱當矣諸生沈廷詔黜其妻周氏周氏父禎訟之當事者議累年未決公駁其㧞曰周氏不敬其夫凌妾自經離異復何疑周禎逞刁終訟當論如律廷詔令㧞還復業人心翕然快之又舉人林萬春病故其妻死之議當旌表公獨以為所貴節婦者青年矢志白首孀居上事姑舅下撫𧜟褓非謂夫死而即死之也夫執親之喪尚稱毁不滅性況執夫之喪乎此過中之行不足為訓但量加存恤可耳持論卓有大體

如此無何進江西右条政明年戊辰進江西按察使病不能赴移檄乞休而中丞應谷劉公謂其林居十載望重一時亟為勸駕五月投劾歸吏部寢不行赴任俄進四川右布政已已遞疏皆寢庚午進南京太僕寺卿是年九月又疏乞歸又寢時僕寺法弛而公務張之在滁來等州縣有雇役冗名有僞票諸弊公一一釐正之著為令庶幾民力蘇而公庭帖然唯謹矣明年辛未年六十有一自惟三十年之科名四十年之孱疾頋今皇皇

風塵中跋前疐後徒敝形神奚益乎乃移疾辭懇甚賜休沐居里八月以兩宫徽號恩進階一級明年癸酉為今上萬歴改元岵崍張公明臺向公交薦之是年十月進南京太常寺卿公脩舉禮樂對越神貺肅如也明年七月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無何丁内艱丙子十月南京國子監缺祭酒主爵重其選會推首公于是以原官管祭酒事十二月方除服明年丁丑先後兩疏辭時言官以衰病論公不報既而蒙温旨留用公以國家重賢關

謂何而士風侈靡若此乃發揮明理敦奬行誼六舘之士一時知所崇尚彬彬興矣居數月當秋祀以足疾不能效駿奔如禮乃乞骸骨歸决筴且堅吏部具公清望而為言所以欲歸狀乃許致仕時年六十有六矣既歸益多病今年首夏忽病自知不起豫屬後事獨居一室戒家人勿前惟焚香晏處暨病革右脇着簀曲肱為枕而逝若假寐者葢幾於委蜕云嗚呼歲在龍蛇賢人嗟當今辛巳公迺死豈其驗耶公生正德七年八月初十

日卒以萬歷九年五月十八日得年七十元配朱氏封安人側室俞氏子二長序辛酉舉人次慶國子生女一孫男二長士龍府庠生次士騏皆序出孫女二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公賦性恬穆玄尚遐覽浮游埃𡉚之外少時常求大學格致之義而不得其說哽咽終日已而收歛耳目澄思靜照久之洒洒精詣自言一日于幽寂中忽恍然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本無內外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又自言於天命之性亦有真見

此其超然洞明所得詎可易測哉以是終日居戶庭謝
請謁壹意以身心性命為務常纂經傳微言及名流雅
尚置諸几案間為觀省助著書若干種藏于家大都皆
世外語亦自言著述非其長所好不在也語曰不觀其
始觀其終公自通籍如用世然不為造物所羈而終焉
高引以身寄之故在官什三在告什七倦而歸歸而復
起行藏天游而難進易退之操始終四十年如一日也
公雖求退無近名而所至政績未嘗不章雖外襲人以

和而其中界畛未嘗不辨雖自處甚節約而奉祭祀未嘗不腆承德公性故嚴事之蒸蒸敬謹貴而不勸念翁氏撫育恩既沒祀于家久而不忘為其兄輸粟乞散官以榮身又割宅一區居之不怯子侄御以禮法各斤斤奉其教不須夫公故不為矯世稱奇之行如他人栩栩保鄉曲之譽然而里閈中亡不雅重其行方其家食喁然相向慕之及沒則簌簌然撫筵而相悲泣之嗚呼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公其人矣余小子從公里

閑間竊習公夫上以纂綴國書下以表著世範史氏事也他不具論論其較著者惟鉅公賢大夫擇焉謹狀

明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穆公墓誌銘　王道

嘉靖己亥八月南京太常寺卿玄庵穆公以疾終于家訃聞士林驚嘆上悼念經幄儒臣詔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遣官諭祭兼營葬事蓋備數也公子衍度奉制書經度兆域將以壬寅某月某日襄事先期持太僕寺卿

季守正先生所為狀衰經踵門謁銘于余因憶昔隨計吏幸偕公後自是南北宦游輙得相與過從講習受益于公者逾三十年晩來各謝事家居方圖合併以究至論而公不我留矣發其藴以詔來世固後死者之責也銘何忍辭公諱孔暉字伯潛玄庵自號其所學也世堂邑人曾太父弘潞州訓導妣南氏大父彪朴庵處士妣任氏父清耆儒妣任氏繼黄氏公既貴貤恩初封父徵仕郎翰林院檢討贈妣孺人繼贈大父父皆通議大夫

南京太常寺卿祖妣妣皆淑人公少穎悟凝重未成童
即文章竒古為識者所器年十八遭母任淑人憂哀毁
嘔血以善喪聞弘治甲子舉山東鄉試第一乙丑登進
士第被簡為庶吉士讀書中秘丁卯授翰林院檢討已
巳預修孝廟實錄成忤逆瑾意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
還舊職辛未同考禮部會試壬申遷南京國子監司業
癸酉以外艱歸服闋改北監司業尋丁繼母黄憂服闋
改翰林院侍講充經筵講官嘉靖紀元壬午主順天鄉

試乙酉預修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修武官續黄丙戌主考武舉公凡三執文柄皆號得人試錄出識者輙指其深于理者曰此玄菴筆也已而果然是歲入直便殿日講公既以經術侍謂足以行也因攄所得發為講義簡明剴切寓誠規諫聞者皆悚敬焉未幾進掌院事兼撰文官誥敕首遵聖諭崇雅革浮遂定為一代詞命之體庚寅冬十有二月上于文華殿奉安先聖先師神位因諭講臣人各陳經書大

旨一章兾以不負所望于是公獨取孟子卒章發其見知聞知之奥以祇若聖天子纂承羣聖之志篇末獻言指切時弊則所謂啓沃交修之實目前緊要之事以仰副聖明之望者也大略謂用人者不肯體聖心布公道使私求者易進直道者難容由是内外大小臣工罔不改操趨時道化未洽皆由于此故欲用人之得其當在聽言之致其審偏聽則蔽兼聽則明以一人愛憎之口為人才邪正之據此用舍之際或有未究于理者矣奏

入閤者避之明年春某月日公已赴闕候講以陰雨免朝隨衆而回俄聞上御文華殿亟馳以趨已不及矣即上章自劾明日得旨改南京尚寶司卿舉朝駭愕給事中葉洪上言穆具聖代醇儒留之左右必足以裨益聖德不報公惟循省自咎無幾微見于顔面壬辰轉南太僕少卿癸巳遷南太常寺卿公德望隆重善類推先自為學士至官太常凡十擬侍郎皆不果用然益昭輿論之有在矣甲午夏以疾自陳得致仕歸公自是杜門静

養與世相忘而望實益彰薦剡交上朝野喁喁冀其復起不幸天不憖遺奄忽至此嗚呼悲夫公資稟既純問學尤邃初留意古文詞已嘗闚其奥矣既知其無益棄不復為乃篤志正學研窮義理體之身心其所造卓然處可與儒先君子同不謬于聖人而公不自以為足也嘗謂古之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今于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于俗思也邪于是抉去藩蔽力肆恢弘經訓之外雖世儒所斥以

為異端如佛老者悉取其書精擇而詳說之以與吾聖人合曰性中固無是分别相也久之洞見道源通達為一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姸媸而姸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于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體弗礙觀此則公所得信乎玄矣故其見之行也無事矯飾而中正純懿自中禮則孝友之實取重鄉評忠信之德孚于朝著在南雍時父封君遘患風疾公左右醫藥食寢俱廢及卒柴毀骨立殆不勝喪後喪繼母亦

如之有弟八人皆相繼夭逝公哀悼之久而不置子其孤遺皆至成立宗黨姻友姻睦周至不以貧格恩教人每薰以和人樂親之故及門之士多所成就立朝雖久而位不稱德未究厥施然志操雅正宇量深沈當事變揮霍波瀾反覆之際人多不能自持公處其間超然無預確乎不移泊如也同時縉紳無問趨向同異咸宗仰之以為不可及知德者至擬諸程伯子云晚年忽病脾不能食者數月而神志益清文思煥發皆寫其自得之

妙有塵垢斯世遨遊太清之意其於死生去來蓋亦脩
然庶幾孔子所謂聞道者矣公所著述有讀易録尚書
困學前漢通紀諸史通編游藝集各若干卷其大學千
慮玄菴晚槁則病筆也生成化己亥正月十六日享年
六十有一元配張封孺人贈淑人繼配周封淑人子男
三長箕早卒次符郡學生質厚而文志掇科第以振家
聲故讓廕于弟人皆賢之次筌廕為國子生女二長適
國子生劉孝孫次適生員張紱箕符二女張出筌周出

也墓在城北之原銘曰

大化相扶一有一無實同厥初兮初維道原希夷渺綿

玄之又玄兮玄德軋沕蛻形與質反流全一兮流而繽

紛各私其羣道術乃分兮不合不公蛙鳴蟻攻邈焉玄

風兮不有碩儒孰廓其區孰握其樞兮於休先生清靜

為正微妙玄通兮修之於身其德乃真百行肫肫兮蜚

英玉堂執經帝傍帝曰汝良兮史準春秋言代殷周黼

黻皇猷兮兆足以行臣弗敢成孫於留京兮夷險升沈

不我能煩我玄固存兮浩然東歸玉蘊山輝有聞如雷兮天不憖遺哲人其萎殄瘁興悲兮訃悼明廷頒錫易名始終哀榮兮朝聞夕瞑歿不有忘公歸無鄉兮穆穆太清神其上征遺魄斯扃兮埋石幽阡詒億萬年曰此玄菴兮

南京國子監司業孟河先生溧陽馬公墓誌銘

李春芳

隆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少司成孟河馬公卒於家其

子舉人震伯遵遺命以少叅環溪狄公斯彬狀來請銘予執狀潸然淚下曰予忍銘公哉予與公論交餘四十年且同舉進士同官詞林復有孫子連姻之誼銘公者舍予而誰遂為誌而銘之誌曰公名一龍字負圖號孟河别號玉華子溧陽人也其先為馬服君裔南海郡公訓從晉南渡遂家溧陽五世祖秀夫自了髻山徙居甓橋人稱甓橋馬氏大父清由國子生任衛經歷碧溪公性魯正德辛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歴陞尋甸軍民

府知府配許孺人生公于河東之里以有龍祥因名龍性資頴異垂髫能詩讀尚書輙解聱牙語長而博綜羣籍涉獵諸子百家詩類太白文類莊孟恥規模前人糟粕故所作直寫胸中所自得意趣天然尤精書法作字懸腕運肘落管如飛頃刻滿幅縱横闔闢惟意所向初覧若不可辨細玩則條理脉絡具可尋識非苟然者知者謂懷素以後一人碧溪公以言謫官遷尋甸有夷玀變致惟誣獄公時為諸生即力疾伏闕上書情詞哀切

世廟矜而釋之尋援例入冑監嘉靖戊子中順天鄉試第一五策詳贍海内士子爭誦之碧溪公喪公痛父寃憤而終也哀毁骨立水漿不入口幾不能生母氏多方㦖觧始强食居廬三年釋服屢上南宫不第時予亦落落難合相顧笑曰我輩豈終遂蒿人耶丁未澶淵宫洗鼂公瓌奇其文録之閣臣雅重公才特破限年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許太孺人春秋髙乃疏乞終養歸承懽昕夕嬉嬉然若孺子母終哀毁如喪父時服闋出補國

史檢討奉綸命冊封衡德二府餽遺悉卻不納已未分
校禮闈崇雅黜浮所拔皆知名士擢南少司成攝大司
成事繩約諸生悉遵矩矱諸生不樂檢束有造飛語中
公者公不為動曰吾知盡吾職耳庸恤其他條上成均
八事語多譏切時政僚友止之不果上令其草具在遂
疏乞休浩然長往構務本書院方山之阿日與鄉里後
生講習其中窮究心性之學經年不入城市有司罕覿
其面捐粟數千斛新尊經閣手書六經勒之石僉謂有

功學校云建合宗祠置祭田百餘畝以供歲時享祀有餘則貯之以贍族之貧乏者嗟乎世之才高者多濶略于踐履氣豪者恒俯視乎等夷公有卓越之才負豪邁之氣少雖任放中就檢約動必遵義晚涉仕途未嘗折節權貴熏心利欲而孝親睦族又其務本之大者至于虛巳受善人有一才一藝必稱服以為不及尤人所難若公者其所謂見大立大者哉所著有玉華子游藝集五十六卷行于世其中如天問等說庶幾達造化之原

矣百世之下讀其書可知其人矣公生弘治己未五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三

銘曰學而務本曰孝曰睦仕而知止不殆不辱名滿寰區神返寥泬卓哉斯人一代英傑

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陽李公行狀

邢侗

當世作者率推歷下李先生是謂于鱗不知更一李先生出濮上其齒同其居朝之日同其談議同其所不同

歴下簡貴不暱近人而濮上伉爽敢決任俠自豪兩人者論難過從瑕瑜不相貸也迨後歴下名愈高濮上若為所掩乃先生修戈待𥺌未嘗一日忘于鱗云濮上名先芳字伯承初號東岱後更北山元美猶用東岱命詩筒先生生而蚤慧又膚色玉潔也比當束髮與在駙馬籍中父母强行使者林君調之謂李郎濮上良佳帝以婿鄉遺汝矣先生正色曰芳聞龍門不聞鳳簫林君内恧而奇之尋罷歸例與青衿先生獨不受也再年試而

為青衿二十舉於鄉僅亞第五人進士不第去而遊太學凡三下第而遊道日廣縕負日以奇丁未舉南宫高第需次得江西之新喻焉新喻僻悍民俗踈闊視事大小賕吏不知官城壞虎夜闌入市蛇鬬寢門室人交徧譎先生矣先生夷然謂邑故沐猴今令其無三尺乎乃伺陰罔大盜謝某等悉禽論法又得豪收長啬夫而罪之其所當他獄斐裴仰三劉本等靡不驚詫若神邑人章浚家纍巨萬誤為大盜連染先生出之浚以一硯為壽

先生謂此他山也者置之守藏不問也一日藏吏白前硯非石實銀先生笑曰陶泓清士辱以朱提立名沒而還之由是新喻之政冠晃江國卒以不善骫骳三歲得民曹亡何祗役留都抵舍及先尚寶大故拮据終喪北上改授刑曹郎于時諸郎高伯宗究心經世彙粹本朝故實為鴻猷錄先生手所著書而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余其改慮從事乎乃輯近代一切名家詩而繕之逾年亦成書人謂西曹雙璧名籍籍動巖廊矣居頃之

改尚寶司丞尚寶清嚴地居右廣往往唾手上卿先生
侮僚任子如嬰兒僚寖不懌遂乃欲甘心矣已未充殿
試受卷官已奉節冊臨德藩德藩鄉郡地州邑令長為
負韊矢御五封軺如臨印先生略不為意撫中丞萬安
朱公直指襄陽劉公俱以氣調脩平生驩先生平揖而
睨之餘客莫得前使事告竣陞本司少卿壬戌再充殿
試受卷官是年屬弟茂才同芳迓母劉安人就養京邸
傾橐為弟費獲需次趙府審理副母氏悅之故事繡衣

摧方寸印出行部部使率赴尚寶授受以為常使者劉宋入先生趨受印劉宋目從行黑衣先生曰印不足受尚寶不足交酬耶而目黑衣為二使者大衡之會歲大計因嫉諸蠧者左其藉得亳州同知先生自負遷謫人一意斷擊無少避回又州孫守即墨産用并里故莊先生以亳州屬之先生為立程課督其援上居閒者若輩滋不自安遂風校官劉某羅他事擠先生復私淮安劉通判與謀通判即恚先生以州同据其上座者也先生

未幾擢丞寧國見謝眺青山而樂之聞鵲鎮鐘聲而泠泠然善也至特潔令不詭隨人視亳無異寧二千石以下憚之用前校官通判中傷坐臺抨竟田籍先生適在壯年毛氅無戚容曰天其以山林奉我而以渦水之徼坐進我我奚為不豫哉且夫藏山之業什吾得其二三而嗛六七豈吾税駕日乎吾其涖盟于鄉悉索鄄師以與中原合吾而足自老矣歸之又二年劉安人謝梧棬不以既艾滅哀及禫撫中丞姜公薦于朝寢不報先生

邑而搆清平閣蓬玄洞野而營會丘臺拾翠軒草屩籜
冠吟嘯其間未一日而廢酒未一日酒而廢詩書未一
日詩書而廢管絃絲竹也先生生產故饒復善計然白
圭之策室計錢帛谷量牛馬靡不中訾乃者囷與親交
粟笥與親交衣橐與親交財緩急與親交衾襚為德於
生者倪文學朱節卿趙槼人范貢士若而人為德于死
者蘇尚書龔觀察邢宗義侯繼宋若而人為德于家者
叔四老從弟靈寶仲升輩猶子如杜輩從孫炳輩若而

人為德于僦者佘秀仁周正照楊仁輩若而人肺腑而友朱學博周太守蘇鴻臚蘇孝廉蘇右史藝文而友李于鱗王元美殷正甫宗子相徐子與謝茂秦黎惟敬歐禎伯張助甫王師古魏懋忠傅伯俊董元仲宋登春吾師東阿不佞侗相吏而友兩御史大夫南充王公黃安耿公兩大司馬銅梁張公登州陳公一督府重慶蹇公于喁鼓吹視栁宗元所稱先友不啻過焉先生家蓄聲伎倍蠻素園勝履道文櫃副名山諳曉琵琶理類琵琶

行其對蘇八右史談此四鵾雞大俠雅音夫沈沈而牛鳴窖中者宮也野雉登木者角也餘可推言江東査八十聞而伏之晩以目青盡遣侍妾曰吾駱無可賣伎省可驅耳先生者抑白公樂天之儔與其自署達生不虛矣先生所著東岱山房稿三十卷已行世外為大學古本四書解毛詩考正春秋辨疑漢注疏臆老子本意解陰符經心經解五嶽志畧拾翠軒襍纂十三省歌謡本朝安壤新編古文編闡微録明詩纂醫家須知壺天王

鏡蓬玄褋録凡五十萬言藏于家

狀曰元美之序先生詩也謂似宋延清似王摩詰似劉隨州至樂府則謂于鱗似合似離先生以離為合若小有軒輊云者夫樂府不必言言歌行言律言絶則有唐三子未必遜操前矛于鱗未必盡歸左袒矣要以于鱗才致横軼孤髙響絶發脣擱耳駭目洞心矣徐而求之聲實銜而肉好倍繭絲温而蝨麥飽則先生寧甘左辟于于鱗也先生辛巳向予言余為詩

成于鱗始學詩余見于鱗于元美元美悅元美稱五子而余見汰余歸獨往獨來而五子疏試取余言與五子較同乎異乎是宜弗相急而寢相遐也余時不敢答今十五年獲執役于先生豈復能為曹好語用先生指狀先生耳大抵先濮之音淫而先生易之以雅于鱗之言法而先生濟之以通隆萬之趨史而先生主之以駁于鱗起白雪而先生倡清平歷濮互上下兩君相頡頏其取舍未始不相同也先生裔孫鴻臚君以治命命不佞侗狀將詣宗伯師匄

銘焉夫弟子爲先生屬草則可糠粃而爲珠玉導則不可

心喪記 叔敬

吾師大宗伯李雲中先生之喪元子宗衍斬然衰絰匍匐三千里伏闕告哀聖天子軫念五朝元老詞林舊臣進爵宮保發帑金治葬敕守臣薦俎豆恩綸哀奬光賁九泉不腆下邑三百年來創見之曠舉也區區白首老門生獨抱痾荒郊柴扉晝掩垂三十年不能出門户襄大事縱覩盛典致書天使曰民生君治師成終身北面

服勤至死同也孔子大葬門人為臣今日之事區區不
當供奔走乎老病癃殘不能躬執紼荷畚臿覆一抔之
土生有餘恨死有餘辜為人弟子之謂何宗衍譬余曰
何傷乎老者不以筋骨為禮死者不以資送為財子誠
衰老雖然舌存有筆如椽不助生者以力而贈死者以
言先君沒且不朽余承命飲氷焉明日偕其弟宗工來
齎金錢若干餉余下逮管記皆有賞再拜稽首乞墓誌
碑銘且屬友人周思皇從臾余倉卒無所隱避直對曰

不能往拜稽首卻金還之宗衍愠見曰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昔山人朱衡死足下為作佳傳何獨靳于吾先子豈其忘一日之雅而以生死二心無乃謂藐諸孤不足與言而懷璧不售余不能已就思皇所屈指而心數焉曰弟子為先生頌功德分也然須量其人勝此任否為長者折枝追履奉杖語人曰我不能是誠方命有罪矣責以負千鈞涉遠道氣匱力乏其若之何文人死須文人作傳公卿大夫死須公卿大夫題銘乃為同調知己

輕車熟路豈經生訓詁酸餡語可充數也其不能一也平生未嘗為應酬文字惟貧交朱山人死草草作一傳山人竄下名跡兒女家常米鹽語若吾師儼然青宮少保天子大宗伯位台輔學貫天人望重南金北斗敫歴中外五十餘年宦業文章懸寓内雖談天炙轂之士未易覶縷如昔王大司寇元美汪大司馬伯玉今董大宗伯玄宰官同才同學同乃為同調知己不取諸彼而濫委之龍鍾老門生引山人為例是使膜毋貌西施也不

能二也他人誌銘信口隨筆人未必屬目李雲中先生誌銘出自門生手不知經幾人磨勘巧索瘢痕而余以鹵莽滅裂之才受此鉗椎作千萬人笑端其不能三也余雖讀書止于繙閱檢校雖著作不過解說經義訂訛誤質道理疑難耳至於鴻章大篇官常朝典策勳揚勵勒鐘鼎金石如所謂碑版誌銘者生平無此才亦不作此想未嘗蓄此具應此征役一旦催科督責不已所謂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也不幾于持人之

短而秉人之困乎其不能四也犬馬齒七十有四尸居餘氣薄業尚就將盡焚筆硯束書高閣澄心黙坐俟一息之盡耳旦莫之人尚暇與毛穎作縁自取葛藤其不能五也五者皆肝鬲之要宗衍不加察請足下善為我辭思皇以告宗衍艴然不悅曰文章公器也師弟子源委也功不必自已出以夫子之道還事夫子若之何不能五十年門下士授書破萬卷不能為先生賛一詞著作盈箱山草數十種不肯為先生作一傳漫自數曰不

能不能吾聞其五矣請言其六余情窮語塞口重意滿淚淫淫下耳卒乃不得已而即素所奉教于先生者引繩批根與同學二三君子對揚以當誌銘可乎猗與先生高才博學為一代文章宗盟士林所知也其為人也温恭醇懿如玉如金而又倜儻仗義重然諾好施予不責人報雅度豁達多可而少違故士爭親附賢愚僉忘交游徧海内德行道誼尤為一代詞林人物之孤表也遠邇内外親疎行道口碑鄉里月旦同然無間言余嘗

擬以游夏冉閔合為一人非阿所好也葢聖門教學二曰文曰行文易而行難也孔子自謂行未得而文莫猶人況庸衆乎文又二曰經術曰詞賦詞人喜文藝而詆經術為陳言薄行誼而誇詞賦為風雅故經生之文詞人之文未可方駕也余之從學于先生也以經術進而先生之教余為文也以行誼先世稱詞人寡行莊士少文文行交脩行誼經術盡美者古令惟孔孟二聖為千萬世斯文主論語二十篇以德行為言語周易十翼大

學中庸以性命為文章孟子七篇以養氣為知言以放淫距詖為雄辯是故孔子之文如瑞日祥雲和風甘雨孟子之文如高山流水光風霽月文章到孔孟所謂大明中天也三代已上虞典盤庚大誥周易彖爻之文深沉隱奥是平旦昧爽之交秦漢以後諸子百家蟬噪蛙鳴是返照之落暉也不可謂之非文而去六經遠矣去道德遠矣此孟子所謂道不同姑舍是也大抵經術言義理而傳誌紀人物義理無適莫而人物有毁譽自非

孔子不敢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子貢好方人而孔子以為我不暇司馬遷作世家列傳年表試使為道德南華必不能矣老子莊生為史記則能之而不暇此文章華實取舍之大較也故余之下帷註九經也十有六載而緒言出先生見而喜署其尾曰余鹵鈍仲與從游久于經無半字發明指授不圖晚年得此惺惺仲與幸未虛度一生書其後方以志幸雖先生過�櫵然亦足以見經術之為絕學自孔孟沒而六經義理曲暢旁通者百不

得一焉經術與文章渾融一貫者萬不得一焉惟吾師兼之而讓不居余何人敢兼取之乎是以寧蹈襲偏安而為經生不欲攘竊兼併而為詞人也且也今之詞人是古之所謂負販也資翰墨為壟斷假鉛槧為市利邀人作佳傳而索米算文字若干而償絹以賣文為美談以多藏為勝事自昔賣文多藏惟唐北海太守李邕杜甫為詩諷之曰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

取無虛歲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此殆于孟子所謂
為宮室妻妾之奉窮乏得我而為之者不幾於貪饕市
賈乎哉余束髮離經即薄此以質諸先生先生曰然語
在山草序中余不欲舍所學以變生平焉敢犯所知以
忝師門使余訣墓攫金是以所賤事師也使先生以不
誌墓討余是以衆人責我也必不然矣豫讓有云國士
遇我國士報之吾何以報先生哉唐睢曰人有德于公
子不可忘也吾何忍忘先生哉不朽者德也不泯者心

也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此以没世不忘也先生賢我親我者至矣幼而多難微先生則為釜中之魚机上之肉矣貧而落魄微先生則為溝中之瘠桑下之殍矣長而無術困而不學不從先生游則如井底之蛙不知天之幾大如壁中之兒不知馬之幾足矣嗟乎余何忍一日忘先生哉禮師死心喪三年先生年八十考終余僅少六年耳年有限而心無窮吾以心喪終吾餘年已矣故為記記吾所以喪先生者以心不以言使衆人

知吾所以銘先生誌先生者不在言在心是為心喪記

崇禎四年仲冬門人郝敬頓首拜撰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瀋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山琨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明文海卷四百三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十一

儒林

鹿皮子墓銘 宋濂

婺之東陽有隠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訖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水相廻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

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横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議論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屧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葅醢親執斝獻酬歌古詞以為歡酒巳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説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説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指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氓隷無不倀倀日索之終不可致

收豈乃獲於大澤之濵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决然自謂當斷來説於吾後云瀛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聖經而野人 君子無異詞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

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

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彞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傳會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閒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

以不知妍媸惟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絶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

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翛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為鹿皮子表隐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嚞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巴延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詩書春

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隐遯然不與世接惟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怨怨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為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土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士徒競相謄寫謂絶似魏晉人所撰

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黄文獻公溍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咨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攣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輙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輙竭粟賑閭里

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五經解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書曰淳熈糾繆曰鹿皮子曰飛飛觀小稿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一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

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惟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即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闕 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為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

為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絶之姿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拘偏曲不尚詭随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嘆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

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益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陰陽悉包

并無闇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兹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葑黍稷兮蕕去莠與稂春實既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瓌異吁可驚似兹海外珍兮神光華如虹茍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為墮空山兮猿狖埋光晶鹿皮剪為裘兮峩冠賸垂纓臨流

翫飛花兮心與太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横絶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禄位豊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内有八尺塋鬼神必呵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為文字祥兮千祀隨休聲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初元既滅宋宋太學生孫公嵩悲

哀不自勝歸隠海寧山中誓不與世接發為賦咏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齊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哀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意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徴之見先生咸以為先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為古逸云先生

少凝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匕據枕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註之說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故求為異而亦不茍為同其所自得既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為是也其教人履庭躋級具有條序為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以詩達其情婉切悽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

集巴西鄧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人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夔夔祗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毋為忘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蔬食少飱置筯戒諸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冲祖諱天衢父諱季安裔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琛照乘棠金照乘為弟禹玉後一女適詹某其孫男三人曰某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䟽藏於家詩文若

干卷先生卒時棠金已死淮琛貧未能塟命從子齾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汸請輯羣行為狀趙君以未塟辭既而淮琛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齾始買地塟先生於黄京山高路原又以為請趙君乃為狀屬余銘余諾之未獲為去塟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為善者固不冀人知已

然有善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為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

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為墟將安即矣冠履倒植命之忒矣高蹈避世舍道焉適矣彼夸者子羣趨溺矣人之攸樂我心慼矣為陵為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十二

儒林

黄菊東墓銘　謝肅

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也姓黄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别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

生天資龎靜朴厚端慤恭謹八歲始能言言已中節入共奇之未幾喪母擗踊哀毀儼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值大寒大暑雞鳴必起盥頮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急雪之打牕而飛蚊之咂膚也十二三歲祖令説所讀春秋而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爾紹儒術乃竟若斯耶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歲從韞惷菴先生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郡邑巨室共爭致先生於師席遂容授者

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嘆曰明經豈專為決科計哉况得失命也遂絶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尤喜歡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彷彿邪其為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弟瓊瑶玠庶母讒先生先生失愛於父父而孝友益篤卒無間言父命諸子析爨先生於家貲悉聽諸弟所欲無

幾微靳色及父殁囑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
已出不取於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
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
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
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欲擴地訟兄釀致其罪
先生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所訟陷兄死地何面
目入祠堂見祖宗乎況若子孫相讐不共戴天禍可測
乎必若所為吾絶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驚曰微

先生我家幾破為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末疾所經未嘗咨嗟胸中曠然唯誨人以善日益憮憮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其子既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數為文字飲以逍遥乎海雲山月間一不關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濱寓所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熈命之曰吾歸矣

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
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熈奉柩以是月甲子祔
葬於上虞建隆湖先塋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宋
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懿範先先
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即熈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即先
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
理大抵由顥菴以泝慈溪者也又七年熈具行實踵門
而泣請於余曰先生親舊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

銘敢請余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今其子熈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久殖於行久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鄉帝王治體天人奧理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所志斯遂而亨敢美於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慶

周皜齋墓銘 烏斯道

皜齋處士諱堅字砥道皜齋其自號也姓周氏慈溪金川人曽祖諱壽祖諱實父諱祥無嗣以處士為後處士葢餘姚雙溪河孫一之季子也性孝友直諒有識見稍長貎若玉雪出就外傅言笑容止如成人至緫角歸雙河覲母氏母氏異之母曰周氏既得汝自生子一人汝宜留以守吾宗祧處士拜且泣曰堅生甫七十日即後周氏其鞠養教誨恩若巳出不可忘也堅聞背義不祥

且守宗祧有二兄在不敢奉大人命也母氏感其言復遣之如初既冠益好學楚楚然自飾或與二人謀植身計一曰貨殖一曰科第處士曰士當真實踐履富與貴命也奚可必哉咸服其讜論時相山王先生實峯趙先生閱慈湖楊文元公遺書有覺一時出其門者甚衆而浮議者亦衆處士奮不顧浮議一從二先生游實峯知其載道器也為溙溙然啟廸處士聞日用尋常即道之誨意殊喜作而問曰見道之功安在實峯曰其反觀乎

昔楊夫子猶反觀入道某亦嘗事此良驗子其試哉是夕歸而默坐反觀意念俱泯忽見天地萬物有無一體不知我之為我惟光明滿室而已詰旦白二先生先生笑而頷之寶峯曰此知及之也正孔子曰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曰聞四方者是也處士又問曰光明滿室者何實峯曰是心之光也古人所謂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者是也他日二先生過處士見榴花瓶中相山問處士曰花

與枝葉紅緑間出果孰為之處士答曰吾所為也賓岑曰孔言庶生無教也砥道領其教矣至暮童子秉燭賓岑問曰此燭之明燭歟火歟答曰非燭非火此榴花之變化也二先生曰反觀之效豈欺子哉處士樂不可言因取曾子讃孔子曰皜皜乎不可尚矣之句名燕處之室曰皜齋曰以自鑒金川室燬乃僦縣治中楊夫子祠左之室以居蓋楊夫子舊業也向湖除山東西有熈光詠春之門其流風餘韻可想見且俾子孫得以習俎豆

事也日與相山實峯暨小隠楊先生是齋時先生向君樂中李君原善王君彦真余斯道及伯氏性善等日徜徉山水間論修巳治人之道不知歲之邁也即以金川故址及所積崇構英材悉讓仲氏有私處士者沮之處士正色曰天倫與土木孰重輕乎卒不聽自是規行矩步罔敢失節嘗服役官府元至正間寇亂大造兵甲邑之役於官者就瘠民肥巳以斂民怨處士所冣鄉井取給公用外未始漁獵其民郡侯阿因圖方收粮過半處

士率里民輸賦侯見其端謹曰必有識之士也問郡之利病處士對曰今歲旱暵民無所出租既失於上聞宜緩奇零之征使規米入官侯之惠也侯偉之賜帽與酒民果受其惠縣令陳麟咨治道於縉紳諸公處士與焉居無何邑以從化處士於賑貧恤患尤汲汲一日見小女子風雨中病卧馬通上將絕急命僕負歸飲食治療得瘥問其故則行乞食於市者也久之遣還其家有定海戴氏子從母乞食母紿而辟之號泣無所歸處士蓄

之歲餘歸其母餘姚歲飢雙河困乏者羣至處士食三日復與之粟且奉書伯氏曰飢者天民粟者天物幸勿靳天物飢天民以逆天意伯氏感焉如其言賑之里有徐氏被銜私怨者謀孽重罪置之獄處士憫其枉而貧也為資其費使納賂輕之遂受笞而脫處士至雙河伯氏家疽發背諸從子請致瘍醫處士不許曰有命惟清心定氣而愈越數載以疾卒實元至正幾年癸卯十月三日春秋五十有七歲乙巳十月二十有三日葬於縣西

黄庫臯之原配董氏子男二曰鍵曰鎔女二長適同邑馮應彰次適劉叔瑀孫男五人孫女四人斯道與處士同在先生門冀吾道之亨以少補斯世不幸師友及吾之伯氏俱淪喪而處士亦歿僅存者亦皆老矣大明啟運斯道被薦忝宰石龍再調吉之永新不得拔茅連茹以發揚楊夫子之學恒盡於心洪武十七年春鍵鎔介人走永新請曰先人卒葬久未銘惟先生與先人同講習知先人爲最深非先生銘之不可敢奉狀以請嗚呼

斯道詎忍銘處士哉義不可辭乃銘之曰

人之從物不知所歸卓哉處士惟道是依其道光明匪

騰於口既驗於見亦驗於守樂不可喻徜徉湖閒水之

渙渙雲之閒閒雖處韋布輕於爵位雖處里閭軼乎天

地遭時弗亨尚復何言不瑕以終亦全其天身不可起

道則不滅孰其徵之湖上之月

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王禕

先生諱瑊字玉城姓王氏學者不全稱其字而用成齋

為先生稱者尊之之辭也王氏系出太原五代時有為
節度使曰彦超者來居婺義烏之鳳林鄉至宋自鳳林
徙居郡城者曰三府君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
公本生登政和二年進士知湘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
公登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郎師心政和八年
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謨閣直學
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
特進謚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義郎贈太師追

封楚國公莊敏次子滂知桂陽軍贈正奉大夫是為先
生之曾祖而楚國長子淮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熈中致
位左丞相封魯國公贈太師謚文定則先生曾叔祖也
祖諱槐由大理寺丞知汀州終朝請大夫父諱侁將仕
郎監南康北院先生幼頴悟資稟溫厚雅不樂華靡事
唯篤志問學不少懈初先生從高叔祖直煥章閣兩浙
西路提點刑獄師愈嘗從鄉先生嶽猷閣待制潘公良
貴及龜山先生楊公時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其子為

主管建昌仙都觀瀚受業東萊呂成公之門其孫為魯齋先生文憲公栢傳道於鄉先生北山何文定公基何公得於勉齋黄文肅公幹黄公即考亭朱子門人也先生於文憲為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輙去左右而丞相之孫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敬巖先生似其學得於撝堂劉公炎雙峯饒公魯皆本於朱子復與文憲公諸父子姓一門自為師友先生於敷文為從子故又得以朝夕承教而無間討論經義講説理趣微辭奥旨聞見

日深其家學之淵源與他人號稱師弟子者不侔矣先生之學既粹然一出於正而固未嘗標榜以立異矜持以為高同時若葉公閶者丞相衡之孫何公欽者文定之子皆與先生以風流文雅相尚為忘年交先生素無仕進意或勉之曰世禄不可墜也乃赴銓試中其首選補修職郎監建康酒税院未及上而運去物改因不復出棲遲先廬遂為終焉計矣久之遺民故老日就淪謝先生與剡源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浦陽方公鳳粤

人謝公翶皆以節操相激厲時唱和於殘山剩水風月寂寥之鄉黍離麥秀之音往往而見讀之令人有慨然之思焉於時浙東宣慰按察二司並治於婺握帥符持憲節而來者與其僚佐悉碩夫鉅人若恒山周公鍇隴西李公思衍洛陽陳公元禮河東臧公夢解曹南完顔公貞漁陽鮮于公樞郡守倅若高平孟公淳錢唐夏公若水薊邱李公衎無不略勢分内交於先生造先生之廬無虚日或咨叩義理或商榷詞翰或講求典故之沿

草或訪問政務之得失先生歴歴與之言莫不厭服以謂前代文獻之遺惟先生足徵而已先生丰采明朗儀槩淹習而冠帶偉然望而知其為喬木故家之君子也婺為呂成公過成之地後人因立祠宣憲二司欲招徠學者講肄祠下圖屈致先生為之師而先生不欲以師道自任則薦仁山金先生履祥且以書勉之出仁山文憲門人也時方高卧蘭江上因先生言不得已為起文憲之道繇以大明故凡學者猶以事仁山者事先生焉

先生生於宋淳祐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今泰定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以卒之年十一月日葬於金華縣東安期里黄枇塢之原去魏國兆域若干步所著詩文若干卷手抄若干卷娶永嘉趙氏二子長邵孫次雲縣將仕郎江陰縣尹致仕孫男四人閑閭閭閶並以文學世其家嗚呼宋南渡後以及於今婺之衣冠家莫盛於王氏矣爵禄道德聯蟬奕葉而先生有以承其先子孫賢才是佀是續而先生有以垂其後徵諸

其身不亦盛德之君子乎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自先生没而百年之老成典型盡矣然其所以不朽者久猶未有登載遺風餘範將就湮微是用追述其梗概揭於墓道庶幾來者有所鑒觀焉

李愚菴墓銘　王尚絅

公諱希顔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隐士也學源伊洛遥出東魯去尚絅百年於兹慨生也晚願乖几杖嘗聞之父老云公性行峻茂貫酣羣籍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

徵之南畿擇為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耶帝感用霽立朝風節巍然傳聞海宇授左春坊賛善大夫既而太宗北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柢期於力行得意則容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嘗於夾谷孔子廟教授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頗頷時或陶情以酒或資以禨祈𤸇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足跡不涉城市一日

藩司騶輿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唬之乃先生
也遂與班荊傾囊以别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
客嘲之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絜矱莫周鄉井罔識
時惟先太僕王公亞卿張公乃翁獨從公游見各翁墓
碑學諭李君嘗邀為諸生開講公訖以詩謝之先君尚
識其手懐篤信守度孤介寡合卒忍凳以死塟合塔亭
保八畝地生卒歲月茫無從考國初猶給户縣告身蠲
賦役嗣後守司罔恤二子流落宛鄧田廬就墟祠墓荒

蕪害逼耕犁寢有歲年乃下無所舉而上焉弗詢觀風
弔古心茲名教者其可歎已平生著述諫草詩文散逸
所及見者大學中庸心法張公嘗刻之陝藩歲久並毀
有醫士祖良左翁抄本幸存先君攜之漢中每經更定
命絅識之一統郡邑誌畧可徵云嗚呼道之無傳也久
矣非道之無傳人心之不明也使人皆知之則聖賢可
以無言安有所謂心法云也輒慕子思子思慕孔子得
諸意象曰傳與授凡以理在人心者同爾絅茲藐焉去

先生輒復二紀顧惟冲年蠢寘犬馬賤齒荏苒四十使旦夕塡委溝壑則百世之下鍾靈毓秀聞風興慕者往孰以傳來孰以據綱罪孰與辭哉乃相與求公之墓祠之謹再拜刻銘曰

孰用非義卓彼西山孰悟非愚陋巷如顔忠兮必用湘水其先義兮必舉介阜胡然義贊太公賢歸尼父杞姤膏屯匪今伊古席珍罔傳渾璞罔售粤言與行厥迹可究乃迹孔嘉來孰孰釋女乃恩孔渥抑孰其所拜公斯名

繹公斯號聲跡寥廓貽子至教維名伊何去階而天維教伊何乘波而淵不同者世緊同者心世遠心邇無絃有琴孰云夾谷而隐斯文山崩谷壞此墓常存廬頑昭藴廢格其神掃松祭菜嗟爾後人

白沙先生墓表　張詡

天旋地轉今浙閩為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粤其鄒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馬繼孔子絶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

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禀絶人幼覧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閒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輙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絶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

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静而
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是致力遅遅至於二十餘年之
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
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静内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
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
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
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故病亟垂絶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為其然也蓋其學聖賢也其功效絶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聖賢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身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為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

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粵古岡產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雨狀者詳矣謝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石翁陳先生墓誌銘　李承箕

先生身長玉立眼正黑色有光右臉有七黑子如斗為兒時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自誓曰為人必當如此二十年領鄉薦又七年從遊吳康齋聘君門聘君之學主敬窮理之學也先生退而家居一守其轍助之長失先放之忘失後而不得古人之所以好而樂之者也乃擲書而嘆曰古先賢聖其不可及矣乎於是習靜端坐積以歲月以我之所得者取正於古

先賢聖格言始似各得其職者矣於是又優游停涵積以歲月翳者去而明者來往者過而來者續泯然無支離糠粃之患怡然無内外動静之别洒然與萬物同其上下而不庸我矣先生之學厭據故迹故能超然自得有如此性至孝事母朝夕不離側後來廣東布政使彭公韶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公英交薦於朝至京師一造朝隐隐得疾而母亦有疾報至先生乃上䟽曰臣生五十又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

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今臣遠客異鄉母憂日甚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為而力不逮夫内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願乞終養疏奏詔授翰林院檢討親終疾愈仍來供職遂以表謝而南歸矣蓋其所以得已與其所欲及人者非隨世以就功名畸殘而補偏舉弊者也隨世以就功名畸殘而補偏舉弊者殆秦漢以後自獻其身者之學非其志也先生

不著書嘗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家百子皆剩語也許魯齋謂須焚却顧我何復云云性喜吟咏故其進退語默之幾無為自然之旨悉發於詩此非示著書遺意乎予從先生十有三年凡四見也先生每云以己養心持身由微至著自得無待於外之要惺惺策之者不但一二而已也其故人有羅一峯倫者莊定山昶者一峯改官修撰南京先生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一峯即去之蓋其言說精明處義至到立人如已有如此先生諱獻章

字公甫號石齋廣州新會人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永盛考琮早卒母林氏二十四年而寡居七十二年而受旌表九十一年而卒先生生於宣德戊申十月二十一日搆疾於弘治戊午卒於庚申二月十日葬於圭峯左股深坑元配張氏子男二人景雲景陽張卒先生獨居十餘年繼娶羊城羅氏女無子銘曰

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孰握其機孰闢其門凝而涵之天飛淵淪不以我故何往非眞我撮其迹抹擻譫諄用納

玄原示委及顛

大理寺副東嶠先生行狀　李承箕

吾兄資禀高生七月以筯畫灰上作土地两字見蒼蠅溺糞涵中以杖拯之人問之曰此其地也使其在盤盂則撻之矣方九歲伯父酒豪公常坐之膝上謂之曰鄉人孔御史每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堂今驗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兒愛此耳當是時年十四聞者異之稍長游邑庠先生長者見所

行與言愛且敬之有喇嘛僧進貢經嘉魚數十人晝夜坐宿縣廳勒索銀米縣官不敢誰何召諸生諭之喇嘛僧持刀梃亂擊諸生皆逸兄被執欲使跪其主僧兄曰以遠人而敢於侮王官托進貢而使公家有無益之費廩餼外勒要官錢違法固如是乎喇嘛僧懼即去之提學副使莆陽嚴公淦者性嚴刻議論好異試科卷文字披其卷曰楊文定公解學士不足多也欲使教諸司子弟兄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為人師聞者不樂惡

先儒註脚以為破裂聖經闡者皆嫉之矣其言曰夫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得知道者以為之師師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末焉耳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學者為君子今之學者為小人也豈學校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士類為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必將天下學

宮學官一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為之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而為之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原文而已至於力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而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詰其所會之地卑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德

就者用則行不用則藏之亦不可以在外者爲欣戚也
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相得之他非所計
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年三十有
七領鄉薦四十一歲登進士西涯先生謂之曰子盍與
錢與謙謁閣老徐先生乎兄對曰吾恐張師德之見薄
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兄列名同進士出身拜
大理評事三年陞寺副憮然曰權不能救人之死生才
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時之俯仰負此官矣其言

曰尚世之達官理得而勢順勢順而事從官則易矣中世之達官迹徇而理窒理窒而事逆無怪其勢之難矣勢同而理同理達而官易惟今時則然也評事之職古之士師也今之所伍諫官也刑可評也事可言也評事之職也今之刑罰也不中時事之得失亦多矣三年之淹亦何所為評事之難為也謂評事之難為若昌黎所謂丞之難為也夫心與事一則專二則雜專則成雜則敗理固然矣舉官者人也集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常

奚其官人奚其官官則廢其事吾見亦多矣即以疾歸
予嘗築釣臺於村庄黃公山至是兄奉母太孺人居之
徜徉臺上或兄倡而弟和之或弟倡而兄和之歌以侑
親觴家固貧窮甚每歲貸食於人雖菜羹麥飯每絕乏
了無悔意或勸之復仕曰予素無作官才非敢要譽以
薄世也湖西義學十四世祖宗儒所建歲久傾圮與族
人修葺之將以教來學者又有六世祖墓見侵於蒲城
隣封人予嘗告白沙陳先生先生曰必訟之官兄曰貧

者自古無托心之助富者忽然有傾蓋之知予不能忍訟之憲司而華亭韓公謂人家五世祖墓不該修曲歸我李氏予甚愧兄能先事覺微也辛酉之冬十月太孺人卒兄徒步經營葬事冒寒多飢苦竟以枯羸不起為壬戌五月二十二日距其生年景泰庚午才五十有三兄性達見人有飢寒色多少盡與已之帶索啜水無毫髮後日計較也成化十四十五年湖廣既澇復旱餓死道路者相枕藉乃作為歌謠數十首當道聞之大發賑

貸存活頗多二十三年及弘治元年大旱自貸邑人穀百餘斛以贍族人不能還既而其人適以輸歲辦物料之京兄一一償之兄名承芳字茂卿別號東嶠居士十七世祖名璠自南唐時居嘉五世祖名遠仕元為譯史曾祖名煥洪武間舉西蜀塩課大使祖善教諭叔珙咸以叙父官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母熊氏祖母董氏俱贈太淑人父阜號鷗賔不仕以兄官贈大理評事母鄧氏封太孺人娶同邑古氏封孺人先七年卒子

二人肇啟女三人魯思進周夔袁褒壻也繼蕪湖嚴氏
一子瑗以卒之年臘月塟兄於蒲圻烏石湖旁

陳梅峯墓銘 林俊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賓書林墳成明年丙子得目眚毁
母封太孺人張氏加疾謁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生平
所事見素所友執事又甚謂予曰畢竟如何予曰吾而
兄也勉就藥以觀天意私叩其家無一新衣為之密備
甫畢氣絕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慘黑道路流

歎弔者皆失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遠揚為後與松崖山齋治其喪守馮君以棺來助越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及先生暨配贈孺人鄭氏以塟墳土未乾德人先逝噫其如何士民具純行羣請之守帥言之廵按王君應鵬以聞禮部覆可蓋坊賜額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邺其家始先生以孝廉為吏部所知奏食學禄養母辭繼以布政使陳君珂薦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上温旨諭受及是命三賜典也先生

諱茂烈字時周陳為瑞安大川顯姓曽祖伯洪功陞興化衛總旗傳慶四又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為先生父父卒先生甫四十歳家貧忍食以飽黄氏祖母讀書時夜分黄憫其羸諭止遂韜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録自考黄卒易所居資其餘直買山碧瀨以塟二喪親負土石墳成間日一視久之三五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憲副榮重古行禮為子師會試道遇刼徒附之者幸在抵京如封付之附者請半先生曰某者去若者存何半

太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廣盡却贐金脩禮陳白沙因
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沙論難知吉安持大體開至誠
通以民𢉗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
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
氏為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强徐輔以寬當道
尚深峻徐開解為霽信孚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思
郡志列在名宦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為救為監察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羸馬身若

無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尚書侶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侶去而崔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其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麄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曰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録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孝廟上賓與予相對慟哭逆瑾亂政相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恣毒士夫先生

曰某僅有死耳予起征藍先生杜門養靜悟領深而充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為愧予嘗評等物品黄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弟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予始識先生諸生韓洪洞問莆人物予曰從吾又問以先生對韓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家居相信尤深每晤言躁心息宿疾為頓愈先生亦惟予言獨契嗚呼由今

其復斯人耶予既誌其壙又銘其墓其先生私耶張壽八十九先生壽五十八墓五窾封孺人蔣及余壽邱預焉銘曰

化樞物治陶靈範精光氣之會公得其清星爛日章後先輝映追宋儒宗於斯焉盛公有正悟意往神趨靜存動克一真自如搜竊記聞亦敏則有探幽索微玄象誰友世局斯下邪論崩湍始風聿還亦允斯覯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